

# 莊生玄夢



志淵

※ ※ ※  
我們不必津津於至人的境界可不可能與如何達到，莊子不過是啓發我們生命的義蘊和生活的真味，只要在這種領悟中，能使我們的日子得到少許從容，少許閒逸，少許悠然，那已是無上的至福了。

※ ※ ※  
人是甚麼？人的意義在那裏？人如何去面對他生命中無窮盡的變化？這是人必得遭遇的問題。數千年來，多少智慧在其上爲人類開出各種美妙的花朵，這無疑是一切人類思維的中心。從孔子、耶穌、佛陀以至各個用「心靈之眼」凝視生命的哲人，在其中，我們很難不注意而驚訝於那極燦爛的一顆星辰，莊子。很容易地，我們就可以想像莊子那似笑非笑的面容，彷彿嘲笑盡了「人世」這一個滑稽，又似乎不停滯地穿越我們的「荒謬」而飛騰超越到他自己的心靈境界。而他那永恒的嘲笑和啓發，就像清泉一般，千百年來澆醒了無數沈迷的人們，提供了那些想望「清醒」的心靈以一個最輕妙的「歸宿」。像這樣高妙的玄思，除了用生命去體會與深思，一切文字——甚至莊子本文，都難逃「魚筌兔蹄」的命運。但莊子書的背後有一個心靈，有一個沈思的生命，所以本文想用文字爲「莊子」的基本性格描摹出一番圖像，或許有助於我們對莊子的了解，即使文字是多餘的。

## 一、莊子的基本性格——隱逸

對莊子的誤解，往往是因為我們用「自然」「無爲」這一類的概念去限制他，造成混淆，尤其是老子的概念。如果我們將老子和莊子對比，兩者的基本性格就很清楚了。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發現莊子中無處不在的隱士故事，從許由、南郭子綦、王倪、瞿鵲、長梧……幾乎沒有一段故事不是藉著深沈的隱士發出，內篇第一的逍遙遊，更是典型的隱逸個性所追求的，然而這一些在老

子中，却連一點氣息也聞不到。而老子中到處出現的「聖人」，其實是一個法天地的「哲王」（而莊子的聖人都是隱士），這麼濃的政治色彩是莊子中找不到的。所以，隱逸個性是莊子的基本性格，貫穿了他整個的心靈與思想。

讓我們嘗試為當時學術作一番粗淺的描繪：孔子當然是開風氣之先，但他的「人文」化和當時社會的拘束，已逼出楚狂接輿這一類隱逸之流，所謂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」，直接地反對儒家對生命的詮釋，這是莊子最直系的祖先了。而同時的春秋戰國之交，另一種創新而又最素樸的思想，一種對天地自然的理性觀察——這是非常哲學性的——開始萌芽，我們可稱之為原始道家。老聃、關尹可能是其代表，而「道可道非常道」所代表之天地的「不可知」是其思想的中心。這時，莊子承繼了隱士一派出現（楊朱可能也屬這一體系），但令人驚嘆的是他接受了原始道家「對天地的觀察」，整個地豐富了隱逸流的思想根基（原本隱士是缺乏哲學性的），乃能大倡玄風，悠遊天地，隱士和道家的結合產生了這最燦爛的光輝。而原始道家的獨立發展到了戰國那樣的軍國時代，就出現「老子」書，它一方面整理了原始道家一脈的想法，一方面却深受戰國功利習氣的漬染，要人「法天地」以求得成功，這是其政治色彩的來源。「法道」「法自然」是「老子」思想的中心。

所以莊子是將隱逸派逍遙的人生觀，配合了原始道家對天地的哲思，而發為「萬物與我為一」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」這樣的生命之歌，而形成了與儒家相對相容又相完成的思想，使得中國人的生命更渾融、更完滿。

## 二 莊子的時代——人的虛幻

任何思想都根植於它的時代與環境，雖然它是關照人類全體。莊子生在戰國，那是一個戰爭、殺戮、權謀、狡詐相交錯的不安絕望的時代，這大大影響了莊子對人的思考。因為，在到處

枯骨中，「一切概念的哲學，都不過是單純的抽象彩虹；而想將人類的歷史看成不斷的進步，並把個人生存完全奉獻其中的思考，將只是空虛的神學。」莊子却必須在血腥恐怖中，去求得心靈的逍遙。

我們可以想像莊子正凝視著被遺棄在蒙澤的骷髏，草木被血跡染紅，溪谷被死屍填滿，幽靈在冥冥中詢問著死亡的報酬。這時囚犯被刑吏驅策著走過，他們的肉體被殘酷的刑具枷鎖，白刃在頭上揮舞，而以後恐怖的生存展開在他們面前。莊子一定正戰慄於那震響在他心中的悽慘呼喊！

除了軍國的殺伐，還有社會的壓迫，虛偽的習性禮文，形式化的道德規範，不斷利用集體的均一性戕害著個人，個人性命就在這無形的權力暴虐下，猶如在刀刃下一般，被摧殘，被侮辱，終至被消滅。

一切，一切，恐怖！而在其最根源處，更有一個超越時代的人的危機，那就是人的心。人不斷地迷惑於生命的目的，而又在各種幻象中消耗自己的靈魂。最飢餓時，我們只要食物；生命一旦滿足了，就又為豐裕的衣食操心，豐厚了，又想財富與名聲，接著是權勢和長壽，而在這些的得與失中，喜怒、愛惡、快樂、痛苦、倨傲、悲哀、苦悶、悔恨、咒咀各種激烈的風暴，「人，變成了無底的慾望和沸騰的心機所趨使擺佈的不自由之存在」，人不斷追求著外在的虛幻，而又在追逐中焦慮、不安、絕望。最後，那「人所不能過問的生與死」，只要想想「每個人都待刑的死囚」，一切哲人都該沈默了。

人，似乎就是恐怖和虛幻的同義詞。

## 三 自然的脈動

莊子沈痛地凝視這一切，慢慢走向田野，那一望無際的河南大平原，展開在眼前。

他懷疑的注視著大地的沈默，一無聲響，也沒有顫動，儘管

他還能看見戰爭的殺戮在上面發生，人們的哀號在那兒震響，散亂的枯骨尖銳地嘶喊，而它，那沈寂的大地，却永遠靜靜地凝視著四濺的鮮血，總是那樣廣闊。

莊子傾聽著，漸漸地，當那嘶喊沙啞了，那哀號疲倦了，隱隱開始可以聽到一個厚實沈重的音韻，它安慰著，吸收了所有的聲響，哭聲、笑聲，那音韻和諧地震動，和著大地的呼氣吹過整個原野，聽不見哀號，聽不見嘶喊，只有一個自然的韻律、自然的脈動，彷彿自有天地就未曾停止，也從未開始。

他開始走近了平原上的茂林，那兒生長著無數的灌木。不斷扭曲的枝幹，四處翻滾的粗根，每一株都有自己的模樣，在風的鼓舞下，樹枝、樹葉都跳躍著自己的生命，活潑地展開各自的舞蹈，樹幹輕輕搖晃，配合著整體的運動。

小溪輕快地繞過大樹的周旁，明澈的溪水透露了其中悠游的鯽魚，它們輕捷的動作，就像溪水本身一樣從容。風則在各處漫步，蝴蝶乘著它的步子栩栩悠然，小鳥在其中隨意亂飛。莊子讚嘆著：於大自然中，到處是美與調和、和諧與秩序，而人的世界，却因鬥爭與畏懼而恐怖地戰慄，這究竟是為了甚麼？

莊子來到水邊，清涼的溪面正映照著悠閒的白雲。他擡起了頭，那飄渺的雲氣正劃過天際，緩慢而輕巧地，永遠沾染不上一絲黏膩。那後面是一整片的蔚藍，廣大而毫無邊際，那樣崇高，那樣超乎一切。無限的純淨，暗示著它永恒的深沈，那種空靈，無限地吸收著你的思索，無盡的深度與寬廣已超乎一切想像。莊子讓自己的心靈不斷地貼緊那蔚藍，不住地上騰，劃過一切雲朵，不斷接近，彷彿箭一般往上衝，而天際正無底止地向後開展，無底止地放開他的雙翼，無底止地充滿一切，無底止地包圍在心靈的四周，人世已在下面變得模糊不清，不斷地上騰，這時莊子的心靈已沒有哀鳴嘶喊，已沒有人世的黏膩，只有一片無可言語的寬廣，和超乎一切之上的透明。

深深地吸了口氣，莊子安詳地看著四周的一切，那樣美，那

樣輕巧，那樣和諧，忽然他驚訝地看到其中的自己——一個人。他感覺到了！現在，人不再是恐怖和虛幻，人，是自然和諧的一部分，人可以與之合一，人可以逍遙其中，那，是人的歸宿。

#### 四 心知的囚牢

人為何不能逍遙？人為何不能感受天地的空靈？人的心中為甚麼充滿了不安與恐懼？人的生活為甚麼滿是茫然與焦慮？人不斷在追求，不斷讓外物與慾望輾過自己的心靈，追求財富，追求功名，追求方便，追求迅速，讓每一天的生活像個匆匆的旅客，追求好吃，追求好玩，追求道德的規律，追求絕對的真理，追求肯定，追求關心，追求愛，人迷失在各式各樣的追求中，終於人不再有自己的心靈，而只有一些不斷飄過的幻影。而為甚麼追求？你將發現每個原因都在追著自己的尾巴，像一隻青蛙在井底不斷地奔跑。

人的不自由，囚繫人的就是人心的本身。

井底的青蛙，常不能了解世界的大，而沈醉在自以為大的井底。人也一樣，用人的小知小見繁瑣地構築了一套「人的概念」、「人的知覺」，在人的內心一層一層地加上牢固的鎖，形成一個井，人再也不能領略概念外的事物，再也看不到花的美，再也感受不到超乎想像的浩大，感受不到自然的脈動，而只能在人的迷魂陣中盲目地穿梭，囚繫人心的就是這自大的知見。

人的文明是一個理智發展的過程，人慢慢去認識一切。嬰兒感受的是一個朦朧的世界，而隨著年歲增加，他開始去「了解」世界。這是我，這是你，這個大，那個小，這個好吃，那個不好吃，這些是一樣的，那些是不一樣的，他用一個個性質把世界分割開來，這樣的分析形成了人一切理智的基礎，不斷地發展構築了人類的知識與真理。

在這裏，莊子成了完全的懷疑論者。大小同異好壞喜惡，這是一切知見的基礎，可是這一切是否有它真正的意義呢？我們常

去分別大與小。和宇宙的無限相比有誰是大？和絕對的空無相比有誰是小？在這大小兩端都可無限延伸的宇宙，人所能理解的有限的大小，究竟有何意義？我們常能感覺美醜好壞，可是我所感覺和你不同，人的感覺又與鳥獸不同，而生物的感覺又何嘗與天地的感受一致？在這龐大的宇宙，渺小的人的感受又有甚麼意義？

當我們像大鵬鳥一樣，怒而高飛，逍遙於蒼蒼天際，其視下也，亦若是朦朧縹緲，站在自然宇宙來看，一切大小，一切長短，一切貴賤，一切快慢前後，一切善惡，都是瑣碎的計較，都是蝸鳩的小知小見，都是空幻，都是名辭的不斷糾纏，凡天地間，存在的即存在了，何需大小同異來加以分割？莊子要超越這一些而與天地合一。

就是這一連串人的幻象，人爲的造作，人工的智巧與分割，在人心靈的四周築起了圍牆，囚禁了人，迷惑了人，阻礙了人與自然的交流。人是如此渺小，這一切人爲的構築更是微不足道。雖然那是人類理性的基礎，人憑藉來了解一切，但只有當我們認識其渺小虛幻，超越這些概念，飛越這些囚繫，我們的心靈才能感受到自然——那大道的整體。

#### 五 真實永恒的「一」

那是甚麼樣的整體？

真理是人類互古的追求，嘗試去了解宇宙的一切。可是一切了解一切努力都不過在尋求一個「人的方式」去描寫自然。談蘋果的真理，你可以從植物學上了解，可以從化學上了解，可以從物理學上了解。可是這一切了解都不過是人的方式，人心知的運作，是植物學的分析，是化學的成份，是物理的符號，却都不再是蘋果了。一切的真理，就在一切存在的本身，一切嘗試去了解的努力，不過是人類自己妄自尊大的斷割與區別，所得者將不過是倒影，人的幻夢，都不再是真理本身。真理是不能被「了解」

的。存在，存在的本身，存在的整體就是真理。

那是甚麼樣的整體。

宇宙間並沒有任兩個時空點是相同，猶如沒有兩塊石頭是一模一樣的，不只是性質的差異，即使完美肖似的複製，都因那是兩塊分開的石頭而不同了；今天的月已不是昨天的月，今天的河水，已非昨天的河水。宇宙間每一處每個時候的存在，都因它本身而得到了個性和特殊的意義。

然而宇宙間的一切又是相關的，互相影響的，這一切看似完全相異的存在（同異不也是人的偏見），構成了一個互動的整體，猶如五官六臟構成了人的生命，千萬個細胞構成了樹葉的清新，日月山河構成了神的靈動。這一切有個性的存在在超越一切知見後，將是一整個和諧。

想像那幽谷中溪澗旁的蘭花，人跡不至，而自流自瀦，自開自謝，千古常化而千古長寧。

想像那瀑布，你看到一個浩大的震動，水滴不斷向下沖刷，水不斷流走，水不斷更新，那甚麼是你一直看到的瀑布？千古不停的瀑布？是那靈動，也是那水。

想像黃河滾滾巨流中的一滴水，他存在，他與黃河分不開，他多和諧。

那存在，那全體的巨流就是真理。存在者即存在，這個整體的存在，就是道，就是天地自然。你必須超越一切分割，沒有好壞、大小、是非，一切只是存在；你必須超越一切認識，認識不過是區別，區別就是人爲的分割。道，渾然一個整體，我們必須整個去感受。

這個整體就是全部的存在，就是超乎同異與分割的「一」了，或者更超乎「一」的不可言說者。我們的心靈也是存在，也屬於這個「一」，當你感受這「一」，你就與「一」合一了。那就再沒有命運的抗爭，再沒有願望的衝突，他與一切都充滿了和諧寧靜，他融入了自然的連續流動，他與生命之流很和諧。

就像黃河巨流中一滴不可分離的河水。

## 六、大化的巨流

人是自然和諧的一部分，人與天地是一體的。

我們用眼去看山的翠青，用耳去聽蟲的呢喃，用身體去享受那風，用心去感受樹的存在，去體會那漆黑中的星辰。當我們從這些個別的感官超越起來，把所有的印象集合，而在整體中向上提昇，把自己的心神凝聚靈明，而關照全局，我們便可以感受到那「一」，感受到自然的生命。同時這種自然的脈動，又將我們心靈不斷提昇、洗練，慢慢逃脫人世的計較，而接近那毫無黏滯、無比寬廣，與天地合流的境界。這個「一」，這個境界，並不是脫離人世、否定存在的，「一」就在每朵花朵上，一就在蟲上，一就在灰塵中，一就在日月，一就在風，一就在月光下朦朧塵土中，有蟲子爬於其上的花之隨風搖動，他們所共有的韻律將各自的音調合成了「一」，自然的脈動。

我們不只看到了花，我們還會看到花枯萎，花的凋零，化成砂土，然後一片死寂。宇宙間沒有不變化的，人生了又死了，草木長了又凋了，最沈穩的山也會隨時間而消蝕崩塌，由芙蓉嬌美而白髮如雪，滄海桑田，十年若夢，王國建立了總會凋零，財貨得到了總會失去，剎那前的一切，隨即煙消雲散。宇宙間沒有不「化」的，化就像一股巨流，又像大風，倏然間掃過天地，衝走一切，又帶來一切。

化是無常，又是不息的。花枯了散入土壤，被根吸收，却形成了另一株草；山上的泥砂不斷消蝕，刷入湖中，慢慢又堆成了陸地；宇宙的變化，像是不斷組合不斷分解的循環，聚聚散散，生生滅滅，一切連成一體；我們看到的分別只是化，只是無常，在其本質却未改變，莊子稱之為氣，就像那縹緲沖虛的靈氣，時而聚成雲，時而散成霧，時而化為虛空。天地萬物，一氣耳，人、萬物都是一氣的凝聚發散，或為人，或為蝶，或為砂，或為塵

，一氣之化也。天地就是這樣一個大化的巨流，就像不舍晝夜的江水一般。

我為甚麼富貴，化也！我為甚麼貧賤，化也！我之為人，化也！我之為花，化也！明日我又一貧如洗，明日我又鯉躍龍門，明日，我化為花，明日，花化為我。宇宙就是這樣一個不斷變化變形的流動，熱鬧無比。我不知從何而來，也不知往何處去，我並不存在，我又無處不在。今日為我，明日就將散作千萬粒砂石，靜靜閃耀在月光下；明日又將沖入大海，組成大魚，擺動著光亮的細鱗，悠游水中；明日，又死而化為滴滴清泉，流遍大地。在這樣必然的大化，這樣周遍一切的大化中，我有甚麼必須執著，不執為人，不執為魚，又何況人世中虛妄的計較？不如隨著大化之流，俯仰其間，任其所之，和諧其中，悠遊萬宇，夢為鳥而厲乎天，夢為魚而沒於淵，隨處安定，隨處逍遙，像一滴河水：

：你已與永恒的大化合而為一，你隨之上越周天，到達一切想像之外，隨之飛騰渺遠，環遊那看不到的地方；你騎上了日月，衝抵九霄，你跨過了白雲，飄飄悠然；你就是稽天的大水，你就是焦山的大旱，你與一切造化和諧，你就是大化；花也是你，水也是你，隨著造化的力量而充塞各處，溶入整個宇宙。你與一切合一了。

## 七、永恒的清泉

莊子思想是一個廣闊的整體，是一整個心靈，我們只以盡量逼近核心的方式去作描摹，也就不免忽略了許多重要部分，莊子的修養工夫沒有提及（凝神、忘我），莊子的處世方法也忽略了（順勢、外化內不外）。而莊子文中高妙的神蘊，更不是我能描寫的，只有你讀原文，才能體會這不可或缺的神思。

莊子是一個個人主義，他的一切都是自我反省自我思索的境界，不像儒家包含社會的規範，在莊子，基本上是看不起這些的

，要超越社會、國家等等。如果莊子的思想成了品評人要求人的標準，其結果就是魏晉南北朝那樣的鬧劇。回到自己去求吧！

你可以說他出世，你可以說他消極，那麼讓我們來看看現在這個最入世最積極的時代吧！社會的組織架構吞噬了所有的個人，思想的洗腦使自由成為空想，英雄主義鼓動著競爭戰鬥，一切弱者沒有立足的憑藉而不斷成為強者的階梯，人們陷身於無窮盡的爭奪追逐，從學術到情感，再也看不到自己，物質的享受不斷煽動人的慾望，一切現代化設施又像牢籠囚繫了人的靈魂，把它釘死在一點，更可怕的是人為了一些幻象正企圖用自己的手挖出自己的墓地，恐怖的人！虛幻的人！這一切不幸都來自同一根源，人不再了解人是甚麼。

我們不必津津於那種至人境界可不可能與如何達到，他不過是啓發我們生命的義蘊和生活的藝術，只要在這種領悟中，能使我們的生命得到少許從容，少許閒逸，那已是無上的至福了。在我們的人生中，他將不斷如清泉般澆醒我們的茫昧，或許讓我們體驗生活的真味，「讓時光成為垂釣的清溪」，或許讓我們心境安寧，悠閒自在，更或許，在不斷地感悟中，我們會接近那心靈的歸宿。

73.  
8.  
9.

